

文公易說

卷十六卷十七



仁12
975
8



12
975
8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六



問乾卦九四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

問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



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

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

林學蒙錄

易只消認它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

無這箇了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

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

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

明治
月
年
日

朱文公易言卷十一
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董銖錄

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

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贊詠發明以示人耳

董銖錄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云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

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明四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君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邪今橫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

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如可鈎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逐極筆模寫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爲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

相似也九四只是自無固必耳亦不為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

問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答云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見既處無過之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遜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說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着實

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

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荅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游於藝似得無緊要底事然能如

此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也

林夔孫錄

問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如此已自好又曰閑邪

存其誠何也先生云此是無斁亦保

呂輝錄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晏淵錄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它入來此正是無

射亦保之意

沈儻錄

前書奉問謝公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

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

答呂祖謙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它地

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

氣力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

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

林夔孫錄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

見邪在這裏要去閑它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

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

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它

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葉賀孫錄

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

處事差失則柰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所

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

難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

難分明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

是道理每每如此

廖德明錄

守口如瓶不妄是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

小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游傲錄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

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

相發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

晏淵錄

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
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
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
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

晏淵錄

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着
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
面便是居不成道修此二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
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
問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

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
說得條直 晏淵錄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
業云云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不誠
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誠
然是如此更顛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在脩辭
立誠則是真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
至處了脩辭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是
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
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
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

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不誠與孟子
 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是
 易中所謂忠信非言忠信之忠信也若看
 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止是這忠信所以進德
 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
 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功夫之一件否曰言是
 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
 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
 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
 其處否曰未是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
 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止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

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
 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
 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
 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熹不見得如此
 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它這裏又有
 說學者處如初九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
 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
 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
 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沈僩錄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
 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

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底做將去所以爲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

萬人傑錄

問乾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住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

進德脩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到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有二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一般一恁袞將去聖人只隨

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天聖中無一和閑言以對進德脩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中誠實脩辭立誠是誠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用九蓋是說變黃顯子錄林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却說進德脩業知至至之荅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自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

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到九四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測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却淺淵則是深處那箇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

朱子公房說卷十一
一
牧野之事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
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
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如大車
輪一般恁地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
如何在這裏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
之徐寓錄

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
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
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
自然昭著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如今事物莫
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

器其不可見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
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
已與人之間哉答黃榘

問遺書云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
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謂之乾道
者有進脩不已之意謂之坤道者有安靜自守之
意否曰也髮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
如何楊仲思曰上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
只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脩辭立其誠了童伯
羽曰只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
忠信也未見得下落處黃榘曰恐作內外分說又

朱文公集卷之六
十一
曰只是如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曰也不必說
得恁地高這忠信只是如大學誠意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須見得如此了則其獨自謹忠信分明是
自然實心但不是先見得透徹如何能存主得會
進德也且如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誠之字全似固
執意思然下文必先擇善而後可以固執須是先
知始得乾卦正從知處說坤卦只從守處說乾卦
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
所以進德至可與幾也却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
厲斬截剛果之意都是先見得方會恁地如云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

之意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見得透忠信便是
他此處着力不得更無使之忠信者如乾之健是
他自然健不是硬要他健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謹貼把捉有持守底意
思在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若此兩卦二爻亦可
見健順之義聖人言語或說得寬須是人自去裏
面尋出方有工夫忠信所以進德是看得它知處
破劉砥錄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熹實其善之說雖密
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

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

莫之能禦

劉砥錄

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

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同上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熹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其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

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管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林夔孫錄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快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

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肢體言之便有人已
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楊道夫錄

問近思錄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
終日對越在天一段自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
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不知如何曰皆是
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
無始無終底意思 徐寓錄

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
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
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
德事 董銖錄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
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
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
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
是一箇天 葉賀孫錄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
之不誠也既無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
無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
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
實無一毫之偽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無一言之
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

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熹本義說見於事者又曰知崇禮卑亦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進謂日見其進居謂常而不厭

沈憫錄

賀孫問夜來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

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

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此段先生親筆

也○揚道夫錄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必大竊疑

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

上文意人多因語言上便不忠信不忠信首先是言語因言忠

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

之意吳必大錄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荅子張崇德之問

問又及於徒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先生曰忠信是箇基本徒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徒義亦無緣得進

輔廣錄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實其心之所發

呂輝錄

忠信所以進德只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

得常常做去

晏淵錄

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

誠同上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

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

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

只着進字居字可見進者自新而不已居者一定

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

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是根

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鍾震編次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知

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
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
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
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
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
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
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
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
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
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別四面皆恁
地平正

楊道夫錄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
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
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
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
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

葉賀孫錄

黃顯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
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
是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
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
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

爲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
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
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
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
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
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
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
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
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
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
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

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強
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
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
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
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
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之義譬如昨
日是無柰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
爲善

葉賀孫錄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先生曰忠信
者能實其善之謂其欲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

如惡惡臭人能如此則其德不期進而進矣知之
所至力必至之故曰知至至之不待已至而必知
其將至故曰可與幾也

精舍所聞

問忠信進德一段先生云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
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
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只是舉一
端而言否先生云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
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
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是
已行到那地分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
是見箇脩辭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

進德底道理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一段先生
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
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
足以言之也忠信是二十分真箇見得這道理決
然是如此更顛撲不破了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
處所以曰進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又
云真箇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
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
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
曾見得分明則從何處進黑宰宰地進箇甚麼然

只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又不去做便是空見得
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
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在那裏
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
蓋已是在這裏做硬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
義若只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
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忠信至
可與存義也如思而不學底意思否曰也略是這
些意思但這箇大不須恁地說了呂煇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乾道也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先生看必大之說曰近之

然乾體健坤體順篤實輝光是乾之道故曰忠信
進德脩辭立其誠皆健之義虛順涵養是坤之道
曰敬曰義皆虛也故曰陽實陰虛吳必大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
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
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問先生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如何
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
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
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

輔廣錄

劉砥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問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則其獨自謹

童伯羽錄

銖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先生曰顏子是近前與它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

董銖錄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

潘時舉錄

問云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麼樣強健葉賀孫錄問忠信所以進德脩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硬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徐寓錄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如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呂煇錄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

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道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錢木之錄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公看顏子有極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

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
且學仲弓先生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
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
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
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
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
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
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
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
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己
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

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
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
者但須自省察譬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
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
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
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
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
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
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
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
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

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

積久便不可及

同上

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惟不然只是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坤是純和柔之德

銖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

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功夫故曰坤道不知
可作如此看否先生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
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恐此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
先生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
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

細董銖錄

周良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
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
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
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脩業以至於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
來如坤則但是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
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
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伸
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盧都不
問着那前一截了伸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
及顏子是大故通曉黃義剛錄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
事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葉賀孫錄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
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

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晏淵錄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
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同上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
將去脩辭立其誠以終它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
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它崇德廣
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說得應同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
那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
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故進
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說道

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
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
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
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
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晏淵錄
乾是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
則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底是要見
得天理人欲後方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
守將去黃義剛錄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坤是箇無頭底
其繇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

朱文公易說卷十六
三

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起故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林夔孫錄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黃升卿錄志乾氣坤同上佐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先生曰未要去理會脩字居字且須去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佐對云德者恐是本於内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先生曰内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

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必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蕭佐錄林學履問脩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時是脩常常爲此是守又問頤六爻伊川解云上三爻是養德義下三爻是養己養口體是否曰上三爻是養人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己養己所以養人也黃義剛錄晏淵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脩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室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

居之

龍蓋
卿錄

因說進德脩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自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都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葉賀孫錄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

祖橫渠脩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脩辭是

有缺
字為居

業明道與說易上脩辭不恁地脩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

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辯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辯它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同上

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同上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二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同上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

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
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
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
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答鞏豐

晏淵問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且如胡說脫空誠
意如何立說話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
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

明道先生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如此動
活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
說云脩其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祇是一事
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

楊道夫錄

道夫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
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
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
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
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
知終終之主行然某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
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

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
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同上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
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
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
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脩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也呂輝錄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
所謂脩辭立其誠也荅云近之
荅程洵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

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葉賀孫錄

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略立箇期限如此曰
這箇只是箇始終呂輝錄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
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
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
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
過之義也荅方士繇

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
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

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葉賀孫錄

劉礪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憫錄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

葉賀孫錄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先生曰這處人都作兩段袞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

主終要得守故如此 徐寓錄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 錢木之錄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同上

銖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

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 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處去做便是進德處也○董銖錄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曩淵錄

又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董銖錄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沈備錄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董銖錄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或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答云元亨是乾之用處利貞便是乾之意思如人在此說話

便是發用處纔默而不言自有箇意思在那裏 呂輝錄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陳文蔚錄

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而言動而發散在外靜時便收藏在內性情猶言體質 吳必大錄

又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 體却在上下用却在上下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

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剥卦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直是自然無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緘而發明出來耳程傳解四德只就物上說最為明白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得遂字尤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見於外者復是性體同上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又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董銖錄不言所利是說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晏淵錄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

不此語說得好不以此語為無之貞則利而巳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先

生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

董銖錄

利不利矣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

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

柔所以却說純粹精艮卦之剛也
先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

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董銖錄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

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

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

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

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

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

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

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

董銖錄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
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
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

邊坤只是柔底一邊熹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
林學履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也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黃義剛錄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楊道夫錄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

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

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

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陳文蔚錄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

處說君德皆如此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

功也 楊道夫錄

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

辯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

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之

周謨錄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荅方士繇

又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家間常養鷄時舉時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啐蓋氣數才足便是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潘時舉錄

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熹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董銖錄

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此是橫渠恁地說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掩采黃義剛錄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

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畲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問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

文為協耳

與張欽夫

立限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沈闢錄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何也先生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董銖錄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

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
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
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陳文蔚錄

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
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以用
力之方也

名堂室記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
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
立則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荅曾祖道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將

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即解大字也
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無
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
事君則忠於君以之事親則悅於親以之交朋友
則信於朋友自然不習无不利也方外之方謂有
義以處之事皆合宜移易不得如物之方截然不
可動若圓物則可轉也

吳必大錄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曾中無纖毫委
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

升卿錄

義便是能照底 廖德明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先生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

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廖德明錄

鄭昭先問敬義之說荅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荅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

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楊道夫錄

劉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

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

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己復

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

極處皆是仁徐寓錄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對云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答曰端莊

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

通時便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

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

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

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答云此說是

也荅程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根

究原來處真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

二句為要

黃有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

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

意曾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
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
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
人荅出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
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熹之講學所以異於科
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
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葉賀孫錄
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
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同上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同上

童伯羽問敬為體和為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
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
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
則太極為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為太極八卦
對四象則四象又為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
為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
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同出於
一心何邪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楊道夫錄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
有道理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
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
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徐寓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
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同上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
直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
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
看得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
得要輔廣錄

至之問君子義以為質一段程子曰君子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先生云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義以方
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潘時舉錄
陳剛云向見東萊說秦老語胡和仲云先丈說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一句不是我只是敬以直

內
廖德明錄

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
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顧
謂道夫曰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
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者也不是了

楊道夫錄

游定夫編明道語錄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甘節錄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

怨矣然其意不然特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它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功也

故明道

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

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

荅李宗思

德之所以不孤者乃在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其主敬則其中無一毫私曲及其隨事裁處則事事物物截然有定理而不易敬義既立則內外德備所以不孤而有鄰也先生云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言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攪得沒

理會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荅方誼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初同也

荅林熙之

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甘節錄仁父問程子所謂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若充
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
其所充之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何不天地變
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葉賀孫錄
寓因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
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推已以及物
推廣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
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
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
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
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徐寓錄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
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
恕如春不恕如冬甘節錄

人傑問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
猶是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謂之恕否曰非也恕
字正是夾界半路上事或問盡物之謂恕伊川曰
盡己之謂信推己之謂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
是說推己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
所即是信也

人傑又問侯仲良云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不知
伊川之說如何曰據數家以天地變化草木蕃如

草木暢茂是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未甚

吳必大錄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萬人傑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六

後學成德校訂

入對問物川曰其蓋變山各五卦命於山其變山
致以春不致以冬其變山各五卦命於山其變山
開寶入對是野當吹此非吹人之不吹是亦其
天此變山是也其變山各五卦命於山其變山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七

說卦傳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
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
活底若更得它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
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
不相應時如何它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
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
是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
見箇小小道理旁門曲逕正理不只如此晁淵錄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到那贊命於神明這

只是說道它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
與人做卦同上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

明於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

說幽贊神明此說却是說見助於神明同上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

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

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同上

幽贊於神明於字猶治於人之於言見助於神明林學蒙錄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

說如何曰如此却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

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

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

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楊道夫錄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

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為九政天之數

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止乎兩不能為三

三而兩之為六為坤金去偽錄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

而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一其二為八

兩其二一其三為七二老為陰陽二少為剛柔又

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舒高錄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自此起與
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
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五行之則成十便是五

十 晏淵錄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著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
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
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
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
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
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同上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

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
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
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
是倚數同上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
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箇卦
時未曉得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
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同上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先生
云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林學蒙錄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分奇耦便

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該所謂鶴命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邪

答林學蒙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有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以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泰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楊道夫錄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先生云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先生云是易言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林學蒙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說底上一句以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

字都不妨 晏淵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
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答柯國材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

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

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

如前所說 答許升

盡心知性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

人作易之事 答何錫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

命之源 晏淵錄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

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同上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

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

說得盡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錄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

也 萬人傑錄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云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

不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

雖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

周謨記

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

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

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

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

為臣知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

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

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

至者至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舜

事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

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它所以要窮理忠

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

便是教人窮理循理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

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

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

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

思皆是自淺至深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

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

能此一作行此
吳必大錄

晏淵錄

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同上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祇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

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是人之義四是地之柔初是地之剛楊道夫錄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地道天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

金去偽錄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

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晏淵錄

晏亞夫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如何比剛先生云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行無疑憚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一有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蕭佐錄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

以為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闢一闔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陳淳錄

因說仁義先生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這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

朱子易說卷十七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藏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

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沈僴錄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它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同上

問大學或問中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

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
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
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正來爭辯他引君子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
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
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
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同上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
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

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
須自體察取錢木之錄

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
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
也而智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
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
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
之者則兩耳陳埴錄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如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

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答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答董銖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為兩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柔剛只是一理兼而舉

舒高錄

黃顯子錄

之否曰然

楊道夫錄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

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

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同上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

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

亦與數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

沈儻錄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射猶犯也

萬人傑錄

水火不相射亦一音是不相厭之義食一音是不相害水火本

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楊道夫錄

問水火不相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亦水火與

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

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不

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

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

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

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

楊道夫錄

問八卦相錯先生荅云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

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

轉皆如此相錯

呂輝錄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

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晁淵錄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不得只是云艮以止之

林學蒙錄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是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

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摸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說無大段分曉證左未甚安

晁淵錄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爲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同上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思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問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邵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

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切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楊道夫錄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他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處相薄

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用慰勞他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同上問勞乎坎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竊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荅云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荅潘時舉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成萬物也本義云

云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

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
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為之
而作序卦邪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
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邪
水火不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
是伏羲卦

問易象先生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
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同

林恪錄

楊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
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
是大槩略恁地陳安卿說麻衣以艮為鼻先生曰

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他亦各有取象安
卿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
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最亂道是麻衣易
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
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
儒之說耳

答鄭可學

程德夫說徐彥章說先生易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
說象牽合坤為牛遍求於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
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
是牛頤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是
有此理但恁底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

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以離為雉又著了討許多來程又謂渠謂占只是火珠林一法曰只自火珠林始因舉洪範稽疑舜亦占又左傳其來已久矣黃顯子錄

震一索而得男云云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同上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乃是震者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

是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著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卦林學蒙錄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晏淵錄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同上為乾音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

為躁卦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來也無意思

同上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同上

序卦傳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晏淵錄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

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巽震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

同上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同上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

事事夾雜都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
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楊道夫錄

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
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
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
義如何荅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
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
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
乃極而衰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
不到先生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

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
否曰然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
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
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
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
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
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
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楊道夫錄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

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未稍數卦又不對
了大畜時也曉不得又也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
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
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
臨下觀自下而臨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
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義可通但不相
反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
漸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
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
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

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
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
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柔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
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他說之
所及矣

答虞大中

問謙輕而豫怠也謙何以為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
悅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文冥豫是也

金去偽錄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
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
易有剗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
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

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它說動了

是亦正訛

乾卦有兩箇其唯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

此必有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

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葉賀孫錄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

解吉字

輔廣錄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

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

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附非其人否

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

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

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

云

記易誤

問益卦彖辭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

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

乎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繫之

先生曰或字眾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繫之也

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

疑且闕之

未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

是敬字今且闕之或云當作拯字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擔當此以為當從

釋文 晏淵錄

加我數年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
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
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
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荅江默

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 黃顯子錄

小本易傳尚作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為
不精尚有闕誤 荅呂伯恭

婺本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字說聖字從壬不當從

壬 吳必大錄

東萊聰明看義理却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引噬嗑
卦和而且治處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
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下洽字不得緣他先
讀史多所以看麤着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
讀史 黃義剛錄

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
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
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
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修
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

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荅滕珙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它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綴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

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竒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

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
摘其謬妄之實而掎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

五日書

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
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蹙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
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
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
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
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
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
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

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
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
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雜著書一編取而讀
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
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
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
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
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
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
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
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

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
爲吏然不爲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
而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
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
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
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
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如何也淳熙丁未初
夏四日病中閑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
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
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

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
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
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
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
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
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
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
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
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
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
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

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

偶讀

記謾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嘗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跋之人初亦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

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註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

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
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
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
久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便拜荅

荅李椿

邵浩曰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
大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
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一戴主
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
記某一日訪之見它案上有一冊子問是誰文字
渠云是某有見抄錄某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
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看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

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
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
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它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
爲此說若時復一兩箇下來世間人都被壓作粉
碎始得遂大笑又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它
家借得渠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將
逐卦來牽合取象畫成圖子又好笑需卦畫作共
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子兩陰爻作飲食乾
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
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
此某遂寫與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若

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來託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先生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浩錄
又曰麻衣易說乃南康戴主簿作嘗親見其人稱此書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往訪其家見案上雜錄一冊乃戴手筆其言皆與易說大略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作無疑陰符經恐是唐李佺所爲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遂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亦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

也曰南軒看文字甚踈

楊道夫錄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變爲六十四却是案古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僞爲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爲之跋某嘗作書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謝學不與謝... 殊頂用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謝學未生朱文公易謝學第十七

